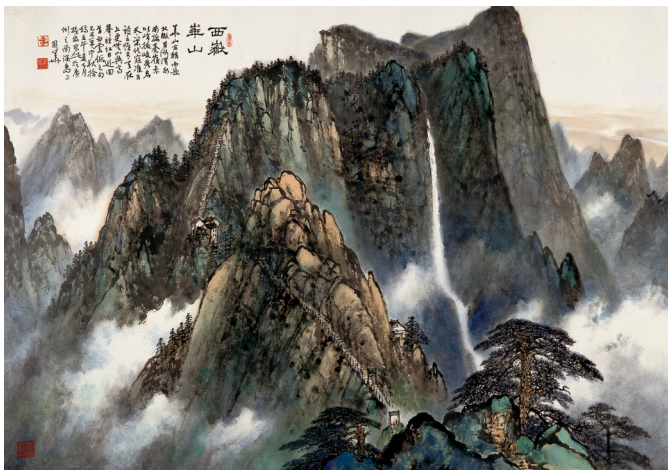


■李劲堃与父亲  
李国华

## 李劲堃回忆父亲李国华： 父亲给我树立起 尊师重道的榜样

■西岳华山  
2002年 李国华  
纸本设色

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对自己影响深刻的父亲形象,因为没有谁比父亲更关注自己儿女的成长与未来。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虽然肩负着养育我们众多兄弟姐妹的大家庭的重担,但他一直把得来不易的专业绘画工作,当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广东画坛在全国来看,是美术创作活动较为活跃的省份。正值盛年的父亲,是岭南地区较为活跃的美术工作者。在我刚刚懂事的年龄时就有这样的印象,父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离开家,到全国各地写生采风,每当这种时候,家人们都翘首以待父亲的归来。以至于我从小就认为要画好画,就需要到很远的地方,直到后来才认识到,画家的创作是需要采风、写生以及到偏远的地区体验生活的,通过这些艰苦的写生活动,收集积累素材,为创作作品做准备。父亲每次风尘仆仆归来时,都晒得黧黑,人也消瘦,但却带回很多写生画稿,由此可见画家的生活并非是一种可以安坐家中安逸舒适的状态。父亲每次写生回来,都会在案桌上翻出一大批速写,慢慢筛选出一些适合创作的素材。其中就有在他创作代表作《林区》的过程中,我观看到画家是如何把生活“变成”创作的过程,这对我后来学习绘画启发很大,明白到一张作品的诞生过程经过写生、构思、草图以及笔墨表达等多个环节,来之不易。父亲作画的方式、方法深深影响我,让我谨记在艺术创作领域里要有严谨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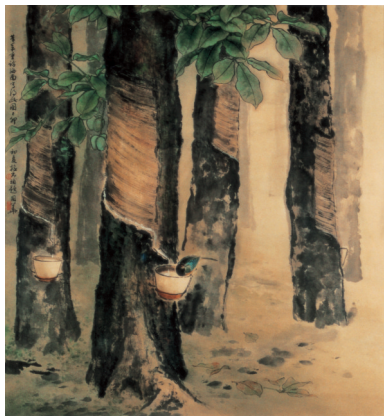
父亲当年在广州市立美专读书的时候,其中一位老师是黎雄才先生。在艺术上,黎先生对父亲影响很大,而父亲也一直十分崇拜并尊重黎先生,亦师亦友数十年,尊敬有加,不减半点。在艰难的历史时期,在黎先生下放的日子,父亲常常用自行车,载着老师年幼的儿子,去下放点探望黎先生,风雨兼程,义无反顾。父亲对待老师的态度,给我树立起尊师重道的榜样,浓浓的师生情谊,让我重新定义了

教与学过程中升华的友谊与知遇。

后来我有机会在广州美院攻读由黎雄才、陈金章、梁世雄组成的导师组的研究,近距离地接触黎老严谨的教学方法,使得我在研究生期间进一步读懂了这位曾与父亲亦师亦友的大画家治学态度。双重的情谊,在我后来有幸主持《百年雄才》研究项目时,内心里有着更深的敬意。

回顾过往,各个工作历程中,似乎在冥冥当中是父亲一直言传身教地给了我诸多启发;此外,父亲对艺术追求的不懈的努力、对待困难勤不言苦的态度、谦逊平和的待人之道,是我能够直面工作与生活各种挑战、能够行稳致远的精神内力,一直启示着我。

(李劲堃口述,梁志钦采访整理)



■胶林晨曦 1980年代李国华 纸本设色

### 人物介绍

#### 李劲堃

广东省文联主席、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广州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王璜生与父亲、  
儿子一起 2000年

## 王璜生回忆父亲王兰若： 父亲的速写本联结了 一家人的情感与爱



■王兰若 报春 2013



■王兰若 黄皮果 2015

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非常厚道、宽容和宽松的长者,他对我们从来没有非常严苛的责骂,经常乐呵呵的,但同时,他也不断地教导我们如何认识世界。

小时候,我常常一边磨墨,一边看父亲画画,磨墨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件煎熬的事,有时候也很不耐烦,但父亲则会想办法用幽默的方式给我讲道理,强调耐心和坚持的重要性。在我的印象里,无论何时,他都是用一种非常宽容和祥和的方式来教导,以让我们对生命、人生和艺术能深刻地理解。

父亲一生也受过很多磨难,但他总能用一副安然的态度以应对困苦的环境,并用艺术的方式消解种种苦闷和压抑。

在众多物件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父亲的速写本”(202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父亲的速写本·王兰若》),它几乎贯穿了他与我们家人联结的重要事情。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在英德硫铁矿劳动,在十分艰难与困苦的环境中,他却能把废弃的水泥袋清洗干净,装订成速写本,来“画”速写。在这些速写中,有大量记录矿区劳动的场面,以及对机械设备和工具等的描绘,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非常投入的精神以及对各种生活场景的关注。在这一时期的速写本中,还有不少抄录、摘录的文字,这些内容是关于肺结核的治疗与预防,包括其病因、症状、土特药方、治疗药物等。当时远在家中的母亲正身患严重的肺结核,身边还带着几个弱小的子女,父亲对母亲、对家庭无时无刻不在挂念与担忧。从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了父亲的真挚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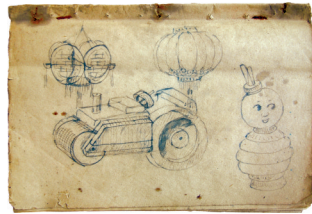
在这个速写本上,他当时还设计了一些准备做给我们玩的玩具图。记得当时,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我们寄回来一些玩具,有压路车、汽车、消防车等,这都是他用废料木头做成后,再涂上颜色的特别玩具,他有时候还会要求我们把这些玩具画下来,因此,我一直认为,我的艺术启蒙和对人生情感的启蒙都源于这些玩具。因为在我两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英德劳动了,直到六岁,在这个阶段里,我对父亲形象是很模糊的,唯有这些玩具,成了我和父亲感情联络的桥梁。

父亲的速写本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他很注重日常生活中随时而来的灵感。父亲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无时无刻不在细心观察、敏锐发现,并以速写的形式去记录随处可见的东西,比如从市场上买来的海鲜,他经常是画了再煮,煮熟了又画。买了时令水果,他也会抓紧写生,甚至切开时还要画一画。父亲还是一位“美食家”,对美食很讲究,在这个速写本里,还记录了各种美食的配方,包括甜猪手、炖排骨等做法,还有一些药酒、补酒的配方。

父亲用积极乐观的态度直面生活,还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感动,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历史原因,我们被迫回到乡下,住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破庙里,但哪怕是这样的环境,他可以依靠微弱的煤油灯的光线,每天晚上笔耕不辍,画出了《四时景色卷》,后来捐赠给了广东美术馆。

现在再回顾父亲,他在我脑海里的形象其实更像一种气息,是无形的,却又无时无刻地影响着我们,他对待生活的宽容、超然的态度,一直是我行为处事的准则。艺术追求方面,他从早年的执着到晚年的豁达与自在,让艺术上升到了另一个境界,这种艺术造诣的转变同样成为鞭策我努力前行的榜样。

(王璜生口述,梁志钦采访整理)



■王兰若在英德硫铁矿用废弃的木头为孩子们做玩具,这是他在速写本上画下的草图(1960年)

### 人物介绍

#### 王璜生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